

善学者尽其理，善行者究其难

——写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

本科生党支部 武泳升

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。

——陶行知

岱岳黄河，山高水长。杏林葳蕤，中外流芳。当 2019 级的新生闯入视野，当槐荫路的黄叶开始飘落，恍然发现，我已经在山医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。相较于齐鲁医学院 150 余年的悠久历史，380 余天，不过是漫漫时光长河中的沧海一粟。但这一年，却注定是我人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，是山大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，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。

记得我去年九月初来山医时，总喜欢在这样一座古朴素雅、沉稳厚重的校园里徘徊。每当我经过教学六楼，我总会忍不住驻足仰望——这里，被叫做基础医学院综合科研楼。然而，我却不知道，科研到底是什么。我只看见，窗内一排排整齐的试剂架，一个个专注的最美侧颜；我只看见每个夜晚的通明灯火，如同夜色的星星闪烁；我只看见，一篇篇研究成果发表的喜讯，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奋进的誓言……这座兼具古朴外表和现代内核的大楼，在我眼中似有着一一种划破历史时空的魔力。

我的 2019 年，就是从教学六楼开始的。

第一次穿上实验服，第一次拿起移液器，第一次提取 RNA，第一

次在细胞培养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……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，我不断学习各种实验操作，不断落实规范实验标准。“善学者尽其理，善行者究其难，君子立志如穷。”来自《荀子·大略》中的古训告诉我们，善于实践的人能把事物中的疑难探究清楚，君子把穷究事物的根本作为自己的志向。所谓“格物致知”，我想这就是一切科研工作的概括。规范的实验操作，能够解决“格物”的问题。而成熟的科研思维，是解决如何从“格物”中“致知”这一问题的关键。

朱明盛长，敷于万物。2019年的暑假，山东大学第十六届暑期学校火热开展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年的暑期学校设立了海外师资项目。我报名参加了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江正明（Cheng-Ming Chiang）教授在青岛校区开设的“基因的转录与表达调控”暑期课程。课程中，江教授提到的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使我受益匪浅。东临黄海，南望泰山，在山之高，在海博大！

培养自己的科研思维，我深感任重而道远。光靠大一学的专业基础课远远不够，我从图书馆借阅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教材开始阅读；不知道如何利用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库，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视频教程；读不懂如天书一般的英文文献，就从翻译每一个生词开始……我坚信，虽然有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”之现实困难，但只要有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执着与追求，总会迎来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的美好明天。

“忙日苦多闲日少，新愁常续旧愁生”，这是很多科研工作者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事实上，科研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科研，要

承受大量失败，承受孤独，承受重复，承受思维活跃与执行无力感的矛盾。但是从江正明教授的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一种乐观、幽默的生活态度，看到的是一颗年近花甲但仍然蓬勃向上的初心。在暑期学校的一堂课上，江教授提到自己像“牯牛”一般，让我甚是感动。我认为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仍然要有这种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难的“牯牛精神”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我将以江教授的精神品格勉励自己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我和科研初相见，当我曾经是少年。

“博施济众，广智求真”，那是一种基因，要叩问天性，破解生命奥秘；那是一豆星火，温暖如炬，照亮万户千家。从打破传统在中国首开人体实地解剖，到出版中国第一部《病理组织学图谱》；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例人工喉，到世界首例“宫腔配子移植婴儿”诞生……十九大为我们描绘出“健康中国”的宏伟蓝图，同时也对医疗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。裘法祖先生曾经说过，“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只会开刀，他只能成为开刀匠，只有会开刀又会研究才能成为外科学家。医学院把“具有精湛医术和强大创新能力的医学科学家，即具有‘通识通科的医学基础，贯穿始终的综合素质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’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医学人才”作为对我们临床医学生的最高培养目标，就是要为祖国培养能够推动新时代医学发展的“医生科学家”。

善学者尽其理，善行者究其难。行为知始，知行合一的学问，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践行。硕学志宏才，储英备国用，我们与祖国共奋进！当新中国的 70 周年华诞遇见山大的 118 岁生日，当“由大到强”伟大变革的号角吹响……鼙鼓催征程，追梦正当时！21 世纪是属于医学

科学的时代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山大人的点滴汗水必将铸造起健康中国的精神品格，成为注解民族振兴的史诗篇章！这世界上有太多的未知和不可能，想到即将面对的这一切，我心，澎湃！